

警

世

通

言

小夫人
御用
車如



張主常看錄
逢故主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贖年少

誰言自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指溟鴻

暗添雪色看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髭鬚却是先黑後

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
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春色沉醉戀花陌雖然年老
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髮如霜髮似雪自嗟惻
○幾個相知勸我染幾個相知勸我摘染摘有何
益當初怕作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粧
晚景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
髮皓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
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事

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裡一個開線舖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苦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
醫世上鳳隻鸞孤管字

宙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侍索金
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暖緘，女害相思，引得嫦娥，
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
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
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
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

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
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眾好模好樣的第
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
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
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
員外自去張媒在路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
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
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媒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
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鬍鬚是沙撈井的李媒道
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眾門戶相當張媒道是

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
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
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
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
不愁小的忒小還嫌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
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
家年紀瞞過了二三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
明日是個吉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
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
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

事老媳弄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漆巧第一件人杆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應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銷金大袖圍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着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

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皓白，暗暗地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下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聾

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只得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舍，却嫁一個白鬚老子，心下正煩惱，身邊立着從娘道：夫人今日何不開首看街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從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兩壁裝着厨櫃，當中一片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鈎，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

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
底下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
張勝惹場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奉
葉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
主管道李慶在此二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平常照管
你也不會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
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
勝隨着先父便辦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

問道員外曾管過你麼。張勝道：「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扭身進去不多時，這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支替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也不知道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寫燈四合宿鳥歸林住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
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日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
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僉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
日在舖中當直其日却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
而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間坐半晌安排歇
息則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
你則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了房門那人踏將入
來問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
管嘆了一聲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

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
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
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
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
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
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
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
取出一綆五十兩大銀，撒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
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
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

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

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舖中没人相幫老
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
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
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
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
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
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
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
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
中口逐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

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栲兒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得同一個相識做伴

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揸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攪，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抵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抵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却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莽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

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
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着不得那燈獨自一個
行來行去徑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

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
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
張員外家門便圍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
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誠
得目瞪口呆呆同知所指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
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
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

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胆，來這裏看甚麼的？」張主管喫了一驚，攔腰那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胆，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說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彎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此酒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閨兒前面，置酒道：「在這裏擺開席兒。」

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堪齊整，頭上插

果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幾句話，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領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

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且口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且手去懷裏，取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零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過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舍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

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

張勝上
行
張勝上
行
張勝上
行

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
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乞
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
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
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髮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鋪門
前掛着花榜榜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貨物胡亂賣
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
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
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
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

志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
人笑人歌芳草地

郊外微風掛紙錢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綠綵怪度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却待人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

卽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見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女童，托着金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珍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喫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挾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

公器
兵那
施

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
在監到勝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
決撒把我放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
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
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
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
是感人回到家裏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
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
遞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
不作恁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

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人去，只沒話討處。不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時張勝回來，大張員外道：『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可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續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廨。

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大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會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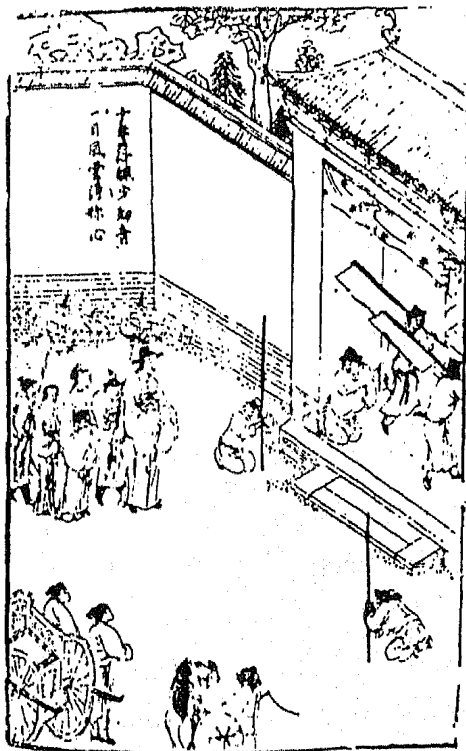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禍人非兩不侵

竹外桃花
青柳春
風輕暖





第十七卷

銑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室中怨氣貫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
纔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
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腳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困不可以一時之
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
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
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廚
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

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

粒粒顆顆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

一旦饑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籍賤

可憐天下亦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米篩袋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口色曬乾，用磁

比弊不度
以公天使
小年

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奇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閹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童僕逃亡倉廩盡爲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機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隣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墻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喫罷甚以爲美造娘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盥洗碗之餘流出溝中

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曬乾留爲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卽如榮華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膝下忍辱的韓信妻不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

頭頭過日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尺蠖泥中也曾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誤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淵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里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

公子三來道他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冷中送煖閒裡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爾我偶請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娉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撮臂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踴痰惟恐人先着脚說不盡誦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翅杖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板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

此以禮往見他，懇勸也。遂與之爲友。黃勝就把乾柴六爨許與德，稱爲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領祥邀馬德稱向書舖中去買書。見書舖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德稱道：此人名爲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過

同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尅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笑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呼喚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

生笑得准笑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爲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缺雙脚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廝打至他的鐵嘴馬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也說不實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得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笑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連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惟那

先生却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爲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叅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贓萬兩，着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戚盡禮，此心無窮，却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逕自估價官賣，只有積置一個小小田庄，未

吹毛求疵
以不實
且決不知

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恃顧祥平昔至交只說假
家產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
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却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
產田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馬
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直
府上餘下田庄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
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一則恐後連
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
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
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

時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因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這猷徇魏之輩再作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美得衣衫藍縷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此劫誰

此落井下
石者皆墮
樹之虫小
平之使一
年

人周濟我守墳的老王攛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
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幾棵大柏樹道：「這樹不
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
來，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
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
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一二歲一
個家生，小厮央老王作東，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
厮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
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
了，好奇恠，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

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着服瀧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托老王賣，克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起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却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

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難免。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裡師長，不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呈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避考中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

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恠他蒿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啻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小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不一日

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
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喫了一驚。原來河
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
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
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
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
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賞
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爲程敬。說罷去
摸袖裡。却摸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
孔。那老者趁早出門。不知在那裡。遇着剪綰的剪去。

寶號正
何處
歸

了。老者嗟歎道：古人云：得用，心肯。日是你運，隨着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是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裡，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為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計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裡，下了飯店，問

店主人借縉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爲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

紅雲居士
公矣

處取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宛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衙衙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到千戶大喜，講過束修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己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糞餐不缺，且訓誨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穀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

依德不

英皇
官本

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侍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愁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厮打定是厮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承冠之曹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餐

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以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米筋，忽然廚房中火起，舉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破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舖。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爲生。

慣與裱家書壽軸

喜逢新歲寫春聯

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

代寫疏頭起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病

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
行黥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
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過勒
姊妹六姨改聘六姨以死自誓決不二夫到天順晚
年鄉試黃勝實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
門塞戶聞知六姨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姨
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底打疊行囊往北
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

京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鵬不
耐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到也理之當
然不放在心裡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
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了個
勘合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
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裡表子家行樂常言
道樂極悲生闕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
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
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勾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
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

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姨一身內支喪事
親族按譜立嗣舉心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
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
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遣人打聽下落有人自
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爲鈍
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勞着收拾起輪重銀
兩帶了丫鬟童僕顧下船隻一逕來到北京尋取丈
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
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付當差才
家人王安賞去迎接丈夫分付道我如今便與你相

公接例入監請馬相云到此請善應奉不可遲滯
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
我這裡只有個鈍秀才竝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
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卓
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
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
磕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
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將
樂縣王家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
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嫁歸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

公要與相公入粟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
聞緘而有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

應知烏帽未籠頭

國南自有風雲使

且整雙簫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
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
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
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
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

德稱取寫經余下的蘭絲一幅名畫

透透風塵已厭遊

好音剛喜見停

嫦娥自有禁花鈔

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復了六煥

小姐閒詩看畢歎惜不已其年天順爺爺正遇土

木之變皇太后權請邨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好

閣王振全家抄沒凡叅劾王振喫虧的加官賜蔭黃

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

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

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

用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三十二歲交逢好運正應
錢曰先生推笑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
囊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
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德稱草成表章叙
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
一則爲自己辨復前程聖旨倒下准復馬萬羣原官
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
稱差家童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

到德稱寓中叫他廩例入衆明春考。臨三元。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焚黃謁墓聖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廓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疎欠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郡去訖時張鐵嘴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尚書六姨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至今延

平府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爲比後人有
詩歎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秋菊春桃時各有

何須海底去撈針